

白兆麟◎著



“睇秦岭，哦北阜。”——[西汉]班固《西都赋》

睇賦集



时代
诗文坊

时代文艺出版社
ARTLIN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诗文坊

归赋集

白兆麟◎著

XI-E JI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晞娥集/白兆麟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396-4772-2

I. ①晞… II. ①白…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5954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书名题词:黄德宽

责任编辑:朱寒冬 刘姗姗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128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5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软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白兆麟（1937—）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博士生导师，曾任安徽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大多收于《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白兆麟卷》。出版著作近30种，新出的有：《文法学及其散论》《〈盐铁论〉句法研究》《新著训诂学引论》《盐铁论注译》《左传微校注》《〈马氏文通〉综论》等。另有散文集《顾盼集》。



异国“独处”，别有洞天(代前言)

孔子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就我个人来说，还真有点贴切。“而立”之年，与妻室相伴；“四十”之年，以教学为乐；“五十”而后，著述是“天命”；“六十”知趣，唯专业是从；直至“古稀”，全身而退休。也就在此时，想起在美国的儿子一家，想起在英国的女儿三口，于是和老妻结伴寓居费城，其间又探视谢菲尔德的女儿，与儿孙相处，所谓享受天伦之乐也。

去年10月刚过，老伴儿亦年近七十，想家了，便只身回到国内，过着如她所说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于是在费城儿子家，我只身单室，一人读书，一人写作，与自己聊天，与影子散步，在孩子为我安排的居室兼书房里，过着完完全全“独处”的日子。居室的白色房门向北，两扇玻璃窗户朝南，窗户右边墙上挂着一帧全家福的彩色照片；房子正中两张单人床东西朝向，两床之间有一小床头桌；西边靠墙摆一张长长的写字台，右半放着一台电脑，左首是个带抽屉的柜子。上面有座维纳斯雕像，小型的，纯白的；她美丽的双眼温柔地望着写字台前的大靠背椅，转动的，乌黑的。整个房间敞亮透明，生动舒适。

或许会问，以往莫非没有独自居处过？当然有过，老伴先后三次分别去日本、去英国、去美国探亲，一走三个月，但那时在校园里，不断有同事、有学生、有朋友，或路上招呼，或课堂交流，或家里聊天，根本就没有“独处”的感觉。这在异国他乡，家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无同事招呼，无师生交流，单独出门无车，独自在家无友，那才是真正的、绝对的“独居”呢！

至老而又身心健全，你才体会到，“独处”是一种特有的享受。独处，有身之独处，有心之独处。真正做到了身之独处，自然也就实现了心之独处。白昼，倚着阳台的栏杆，片片云朵变着花样，只只鸟儿鸣着同伴；黑夜，立在窗户的旁边，月儿弯着钩儿，繁星闪着光亮。身之空间有多大，心之空间就会成倍扩展。想想看，独自读书、独自看报、独自沉思、独自写作，居室之内就是独自一人的绝妙世界，钟表之行就是独自一人的绝妙时光。此身此时，怎么不会真正感到，异国独处是个前所未有而耐人寻味的机缘呢？下面不妨抄一段最近一天的日记：

昨日晴了一天，后半夜又下起了小雪。早上七时未到，先自下楼准备早餐。上班的和上学的都还没起床，看来上班的在家上班了，上学的不再上学了。独自用过早餐，便出门去铲雪，手掌厚的一层白雪很松软，未经汽车轧过与行人走过，铲起来很便当，不消多长时间，单个儿就清理出两条道：一条从车库通向公路的汽车道，宽宽的、乌黑的；一条由正门斜向车库的人行道，窄窄的、奶黄的。气温不是很低，不觉得怎么寒冷，只身回得家来全身舒爽。坐下来独自阅读刚拿到的中文报纸。农历除夕的前一天就这样地开始了。

你已经读出了个中那份独处的惬意吧。唯有独处,你才有机会冷静地看待自己和思考自身;唯有独处,你才可能客观地看待周围和考察世界。因为这样的独处,没有任何其他感知与褒贬的纷扰,有的只是身心绝对的清静与超脱的自由,就如同你身处深山幽林令人陶醉一般。是的,唯有此时,本属于自己的大脑方才展开双翅作“逍遥之游”:想起哲学家的理论,文学家的浪漫,科学家的实用,宗教家的福音;想着儒家的仁爱大同,道家的清静无为,释家的悲悯出世。而从其终极目标来说,无不是为了播种理性,消除成见,启发良心,点燃希望,广布同情,引导信仰。

孟子曾经提出疑问:“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哪一种快乐呢?其实并无一定答案,应当说各有各的乐趣,前者是幽静闲适之乐,后者是聚首喧嚣之乐,其感受是绝然不同的。或许有人会质疑,难道“独处”只有乐趣而无苦闷?当然有,但那是无事打扰而独自思考的苦闷,那是无人干预而独自写作的苦闷。一旦有了此种苦闷,你可以独个儿外出散步:眼前日出日落,彩云变幻,丘陵起伏,树影婆娑。深秋,仰望红枫,俯瞰绿坪;寒冬,远视银蛇,近观蜡象。枝头鸟儿飞翔,草丛野兔奔突。这大千世界的诗情画意,岂不一下子化解了独处人的苦闷?回到家来,心情愉悦,头脑放松,思考有了出路,写作有了线索,苦闷过后的悠闲是成倍地增长。你说乐也不乐?

提到苦闷,独处时会想起各种各样的苦闷:有哲人的,也有世俗的;有清醒的,也有糊涂的。因为各自追求的目标不同: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有崇高的,也有卑微的。作为近世中华之“民族魂”的鲁迅先生,就曾经苦闷过,其惊世骇俗之小说《狂人日记》里的“救救孩子”,即是他苦闷时期的呐喊,也正是这种崇高的“苦

闷”，才造就了这样一位最具深刻思想、最有文人气质、最能代表中国富有生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家。

不久前，我又读到两位伟人有关自身追求的苦闷。一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他在《罗素自传》的前言里讲道：“支配我一生的，是三种单纯而炽热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以言喻的同情。这些激情，一如阵阵飓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一是俄罗斯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圣洁的灵魂》一书里写道：“我需要一点东西，但我找不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同样是伟人，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追求心态：一种是非常迷茫，是卓越文学家的心态；一种则十分明确，是非凡哲学家的心态。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在他们追求的过程中，几乎都沉浸在苦痛甚至绝望之中。显然，他们的追求都是精神领域的，一种为崇高理想而执着的追求。然而，正是在不断独自探求的需要中，他们都深深体验到了某种艰辛而苦涩，因而造就出闪耀理性光辉、撼动人们心灵的作品和思想。

“独处”时所想到的那些历史巨人，仅以“见贤思齐”自勉耳。还是孔夫子说得好，“七十从欲而不逾矩”。正是在古稀之后、独处之时而“从心所欲”，才又写下了几十篇杂感、随笔、短评和游记，满怀热情地回顾父母之邦，异常冷静地期盼异国风情，其中也不乏对生命的苦苦思索，对社会的深深反思。而这，竟是我独居一室之最大的收获。独处而不感到孤独，这是一种情趣，也是一种境界。谢谢上天安排这样的“独处”，赋予我这些许的灵感！

2011年9月30日

目 录

异国“独处”，别有洞天(代前言) / 1

品味国学

“乌托邦”是一种境界观照 / 3

土地之神的中西差异 / 8

从爱国说到国民教育 / 10

极端民族主义的迷茫 / 15

由万圣节说道“鬼”字 / 18

“不知生，焉知死？” / 21

阅读的情趣和品位 / 26

读书是一种涵养 / 29

国学、文化与汉字 / 33

应当如何解读《易经》 / 38

《易经》之“气”与《老子》之“无” / 42

中国古代对“宇宙”的思索 / 46

老子与《道德经》 / 49

孔子与《论语》 / 54
夫子为何赞许曾皙 / 59
孟夫子的强词夺理 / 61
老庄所谓“物”不可混为一谈 / 64
中华道家原理,伟矣哉 / 66
漫谈性善与性恶 / 70
阴阳五行说的民族智慧 / 74
太子萧统与学士李善 / 77
戴震的“理学革命”与考证方法 / 80

过往情结

穿越历史的云雾 / 87
参观科技博物馆 / 92
美国的少儿教育 / 95
意外的周折,难忘的体验 / 100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 103
维纳斯之情结 / 108
切不可望文生义 / 111
“馄饨”与“混沌”之家族 / 115
一次不同寻常的交往 / 119
述怀反思与教育理念 / 123
“热”与“冷” / 128
平衡心态,修身为本 / 130
我的两位恩师 / 134
临终嘱托,一诺千金 / 138

裕雄走了,惠施不再 / 142
你我身边的“社稷” / 146
好景不长的师生恋 / 151
至老不变的手足之情 / 156
爷爷心目中的小孙女 / 160
从牌友到挚友 / 164
在七十寿辰庆祝会上的致谢辞 / 168

净化心灵

经典著作,温故知新 / 175
宗教的世俗与自疗 / 180
病夫文学家和医生小说家 / 183
惠特曼及其《草叶集》 / 187
信仰能净化心灵 / 191
读《丁午漫画日记》 / 194
诗人余光中笔下的黄山 / 200
从哲学层面反思战争 / 204
天外的歌声与画面 / 209
纯真的期待,深沉的爱意 / 213
拜把兄弟,分道扬镳 / 217
呼唤亲情,和睦家庭 / 220
绅士风度,强者表现 / 224
严肃的主旨,费解的剧名 / 227
真情必定正直 / 231
偶然是必然的交叉 / 236

纯粹文人的忠诚 / 242

吟哦情怀

春令的祭歌 / 247

家园协奏曲 / 249

母校再聚首 / 251

旅居偶得 / 253

晚年的情缘(外一首) / 255

偶有所感 / 256

飞来的云儿 / 258

后 记 / 261

品味国学



“乌托邦”是一种境界观照

近来,首发于美国,而后蔓延至世界好几十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行动,引起世界各大媒体的纷纷议论,有的甚至祭起了“共产主义幽灵”的话题。想来这很有意味。本文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

众所周知,“乌托邦”本是西方社会的概念,但就中国而言自古有之。古代思想家孔老夫子,早在春秋末期就提出过“大同社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能够善终,都能进养老院),壮有所用(能发挥作用,都有工作机会),幼有所长(能健康成长,都能享受教育),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弱势群体,都能享受社会福利)。”到了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秉承孔圣人的思想,于民国尚未诞生之前也曾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从上古到近代,以他们为代表的历代仁人志士所提出的类似思想和主张,又何曾真正实现过?

如前所说,孔圣人所倡导的治国之道:“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可在春秋战国时期,又有哪一个国君不把他的主张当作耳边风呢?于是这位夫子不得不带着他的弟子们

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甚至连饭都吃不上。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夫子的主张根本不切合实际。须知,“不均”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难以改变。孔夫子当时还不可能知道,“不均”实际上往往是生产发展最大的动力之一。如此说来,孔圣人的治国之道也就是所谓“乌托邦”了。而就是这种“乌托邦”,直到中国近代的洪秀全、孙中山,依然不同程度地一再提出过。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正是这个眼看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却不断地鼓舞着仁人志士和劳苦大众,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英勇不屈,奋斗不已。而由此换来的,便是社会不断地进步,历史不断地发展。

西方人早就知道,曾经一度徘徊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转而成为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后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向,又转而变成了“共产主义幻想”。这段历史的曲折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呢?

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无一不知,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正式提出预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如今看来,这个预言落空了,共产主义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成为现实。于是一个时期以来,否定诋毁者有之,宣泄情绪者有之;不过,也有一些严肃的学者,他们在认真地思考:共产主义如果不是科学的预测,为何在当初有那么大的魅力?如果是科学的预测,又为何终究给人一种空幻缥缈的感觉?

对于“共产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以往不少相信此学说的学者,认为它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把此前的圣西门等早期社会主义看作“空想社会主义”,而把马、恩所预言的社会主义称作“科学社会主义”。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确也为人

们描述过共产主义的前景：社会财富丰富到所有的人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思想觉悟提高到每个人都把劳动当作“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个前景自然具有极大的魅力。然而，马、恩本人也曾这样明确地表述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态的现实的运动。”（参见《马恩全集》第3卷，40—41页，人民出版社）

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演变促使人们冷静地反思，对马、恩所论述的“共产主义”必须作全面而准确的理解，他们并非先知者的确定不移的预言，亦非设计师对未来制度的设计。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看待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呢？从上面所引用的“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态的现实的运动”的表述来仔细考量，当时提出的“共产主义”，是针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逻辑而必然派生出来的一个批判和反思，是为“消灭现存状态”的一种境界追求和理想驱动。与其说它是未来社会制度的一种设计，毋宁说它是为改变当时极端不合理现象（社会弊端）的一种“理念建设”。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产业革命的成功，造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膨胀，但并没有给人们真正带来预想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带来的却是阶级的对抗和规律性的经济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追逐利润及其所由产生的私有制度。因此，共产主义学说与当时的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一样，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派生的产物，就是说，是19世纪西方社会具有批判和否定精神的思想家为解决当时社会矛盾而提出的理想方案，是以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和无序状态为负面对照系而设计出来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